

主照亮我的生命(上)

文／新埔教會 孫霞

聖經，它到底長什麼樣子，裡面到底寫些什麼，為什麼裡面的話讓我聽起來感到無比舒服！



信仰
專欄

蒙恩見證



◀◀ 孫霞姊妹的爸爸媽媽
◀◀ 孫霞姊妹與三個小孩

我要作的見證是我與三個小孩及父母信主的過程。感謝神，在寫這篇見證的時候，我都會一再地跟神禱告：主啊！求祢的聖靈感動我，充滿我，帶領我，把主的恩典充充滿滿地描述出來，造就我自己，也造就所有的弟兄姊妹，讓他們對神更有信心，相信神，並努力為神作見證，榮耀神的名。

首先，我先介紹一下我自己，我生長在中國重慶，在那裡沒有什麼拜拜的，也沒有什麼基督教，從小所受的教育就是無神論，也就是說，天底下什麼神、鬼都不存在，那些都是迷信，只要相信科學；所以我一直都不知道天上有這麼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存在。

記得在我小時候，就已經很困惑：我為什麼要來到這個世間？為什麼要經歷長大成

人，面對各種處境、困難、病痛？以及老了還要面對死亡，這真是一件很可怕的事。我曾經想，如果我沒有來到這世上，就不用煩惱這些了；也很羨慕別人，為什麼他們都沒有煩惱，一天又一天，週而復始的生活、工作，直到死亡的那一天。現在，我讀了聖經，得了聖靈，已經知道答案了。神創造我們的祖先亞當、夏娃的時候，一切都是好的，只因他們違背神的命令，偷吃善惡樹上的果子，被神處罰，趕出伊甸園。男人要汗流滿面終身勞苦才能從地裡得吃的，女人要受生產之苦，而且人人都有一死。因為祖先犯了罪，他們的罪遺留到我們身上，這就是原罪。但是當時的我哪知道這些道理，就帶著這些困惑長大。

後來，在大學畢業工作後的第一年，才二十出頭，還是個黃毛丫頭，在一次旅行中，認識了我先生，沒多久我們就結婚了。以前的政策，沒有現在這麼好，一結了婚就可以申請來台灣，當時要結婚滿兩年，或者是生了小孩才可以。所以我們只有分隔兩地，用書信往來。那時我們家連電話都沒有，對先生所在的生活環境也一無所知，一種不安全感油然而生。後來先生體恤我，來到中國做生意，住在重慶，我們才不用再分隔兩地。

結婚第四年，我生了老大麗佳，隔年又生了兒子源宏。在兒子滿1歲半的時候，我們回來台灣發展，在板橋開了一家早餐店。那時剛起步很辛苦，早上賣早餐，下午二、三點又接著賣飲料（珍珠奶茶那種），大約營業到晚上十一、二點才打烊，一天睡不到幾個小時，每天起來，整個人都是昏昏沉沉的，卻還是要打起精神開始一天的工作。就在營業不到半年，那一年年底的時候，我又懷了老三千惠。

2002年8月4日，千惠出生了。滿月後，本想把千惠送回婆家給婆婆帶，再把老大、老二從婆婆那邊接回來板橋讀幼稚園。可是碰巧二姑從加拿大回來動手術，婆婆沒辦法幫我照顧小的。於是我要照顧剛出生的千惠，還有送回來的老大、老二，每天一樣要幫忙做生意，仍然是從早做到晚，真是身心俱疲。當時，住在店附近有一位真耶穌教會的曾源英姊妹，她每次來我的店裡都會跟我講一些耶穌的事情，告訴我耶穌是我們天上的父親，宇宙萬物都是祂創造的。可是那時

的我哪聽得進去，只是礙於待客之道，不得不聽罷了。

後來，在2003年4月，正逢SARS期間，老大麗佳常犯的氣喘、咳嗽又發作了。她咳得很厲害，白天咳不停，晚上也咳不停。每天晚上聽到她的咳嗽聲，我知道她睡不安穩，自己更是整晚未眠。一下子起來幫她擦汗，換衣，一下子幫她拍痰，一下子又餵她吃藥。天亮了，她終於睡著了，但我又要忙著幫忙做早餐生意了。就這樣持續了一個多月，我終於撐不下去，徹底垮了。

我開始發燒，咳嗽，卻不知道自己在發燒，直到去醫院看病，醫生說我已經燒到40幾度，要住院治療。但我回說不能住院，還要幫忙先生做生意。因那時只有我們兩個人，沒有另外請人。醫生只好開藥讓我回去吃，並說如果燒還沒退，就必須來住院。那時正值SARS流行，大家聽到發燒都很緊張。後來幾天，藥吃了，卻沒用，仍然發燒，而且咳嗽得很嚴重，還看了兩次急診，吊了兩次點滴。

直到有一天，我實在不行了，完全沒辦法起來幫忙先生做早餐，雖然我聽見外面很忙，可是這時候的我正難受到不行，覺得好像快沒辦法呼吸，上氣不接下氣。我想這樣不行，我沒辦法等到先生打烊再帶我去看醫生，因我感覺自己快死了。於是我慢慢起身，把健保卡帶著，然後一步一挪地到醫院，還好早餐店離醫院不是很遠。先生看見我出來，以為我好點了，出聲喚我幫忙傳盤子，我卻沒辦法幫他，也沒辦法告訴他我要去哪裡，因為我好像連說話的力氣都沒了。

到了醫院，掛了急診，那天是星期天，大概講了一下，就沒力氣了。院方安排我躺在病床上，我就一直躺著，等先生來幫我辦手續，也做了一些檢查。這期間，我沒辦法出力，全靠護士小姐幫忙。經檢查後是腎臟發炎，應該不是什麼大問題，可是當時的我卻虛弱無比，精神狀態極度不佳。我躺在病床上跟醫生講，有沒有可以睡覺的藥，因為我已經很久沒睡了，身體很疲憊，很想睡，但就是沒辦法睡，覺得很痛苦。醫生回說，不用開藥，只是發燒咳嗽而已。

住院時，先生一樣在開店，因此沒辦法陪我、照顧我。先生幫我訂了三餐，但他們送餐時，把粥放在外面的桌子上，因為病床被蚊帳圍起來，我看不見，也沒有力氣起來走動去找，就這樣，我早餐、中餐都沒吃。躺在病床上，喝著已經變冷的水把藥吞了下去。當時的感覺好像來到了地獄的深淵，整個人一直往下掉、往下掉，看見了地獄的大門，渾身輕飄飄的，好像靈魂離開了我似的。我不知昏迷了多久，先生來看我，他把我推醒，問我怎麼什麼都沒吃，我說不知道東西在哪裡，也沒力氣拿啊。他聽了就去把粥拿過來餵我吃，我吃了兩口，就不想吃了。

這時主治醫生來看我，我就跟他說：「醫生，我剛才好像下去地獄了，渾身好痛，好像被針刺一樣。」現在想起來，這樣的話絕對不可能出自一個正常人的口，可是我只是把實際情況說出來給醫生聽罷了。醫生將先生拉到病房外，問他說：「你老婆不是精神上有點問題，她以前有這樣嗎？她

家裡人有這樣嗎？」先生說沒有！醫生又說：「她好像患了躁鬱症，你要多陪陪她，她需要家人的安慰。」於是醫生開了一些躁鬱症的藥給我吃，說也奇怪，吃下去以後，我的身體就不痛了，也有了長久以來第一次的安穩睡眠。

可是這並不代表我已經好了。我經常站在病床上，揮動著雙手，說我想運動，護士小姐一再警告我不可以這樣，因我在吊點滴，手若抬高，血液就會倒流，打點滴的針口會堵塞；可是我完全沒有辦法控制自己。遇到我這樣的病人，護士小姐也很無奈，為我換了好幾次的針頭，也因為我說這裡不舒服，那裡不舒服，出動大批人馬帶我去做各樣的檢查，超音波、X光，結果又都正常。我還跟醫生說，我的小便裡有血，其實並沒有。就這樣折騰了幾天，醫生看我的腎臟炎已經好了，沒有發燒也沒有咳嗽了，就叫先生幫我辦出院手續。

我回到了店裡，當時我們就住在店裡用木板隔起來的一個2坪大的小房間內，我沒辦法幫先生，也沒辦法照顧小孩，只會給先生增加更多困擾，於是先生把我送到婆婆家休養。在婆婆家也是一樣行為怪異，我沒辦法入睡，平時坐在搖椅上晃來晃去或眯一下，但根本沒睡，卻是精力很好，第六感非常敏銳，總覺得有種聲音在我耳邊講著別人不能懂的祕密。於是我不停的寫，有時聽不清楚，我會用雙手緊壓著耳朵，聽清楚了再寫。

我覺得自己好強，看見過地獄，又站在人之上，聽得懂別人聽不見的言語；其實這

都是魔鬼的工作，牠要把你牢牢地控制在手心裡。每當我想到不愉快的事，就會拚命扯自己的頭髮，扯得頭髮一撮撮地往下掉；洗澡完會用大量的衛生紙擦乾身體，因為我覺得那象徵著潔白。婆婆叫大姐帶我去看精神科醫生，又帶我到各個廟去拜拜，只要是人家說很靈驗的，什麼孫悟空、觀世音菩薩……都去拜，還帶回一些符咒燒成灰給我喝，我看起來好了點，其實變得更嚴重。

在我感覺極度痛苦的時候，有個聲音從我心裡傳出來：不是說耶穌是我們天上的爸爸嗎？為什麼不求求看？於是我說：「爸爸，救救我吧！」奇妙的，我感覺好了很多。後來，我執意要回板橋，因為我覺得自己好了，但其實並沒有，當再度面對店裡那狹小的居住空間，加上先生沒辦法陪伴，我撐不下去，而醫生所開的躁鬱症藥我也都沒吃，於是請先生再送我回婆家。

第二天中午吃飯的時候，公公打開電視，正好在播SARS的新聞，說哪裡又有人死了等等。那時的我受不了一點刺激，忍不住對婆婆說：「媽，可不可以把電視關掉，聽到這些聲音，我好像快發狂。」公公當時喝了點酒，聽了很生氣，把搖控器重重地往地上一摔，罵了一聲，接著甩門而出。我那時已不能用正常人的角度來思考，一受到刺激，我發狂了，把整桌的飯菜全部摔到地上。這時，正好小叔、小嬸回來準備吃午餐，看到這個景況，小叔氣壞了，舉起拳頭，也不管我是他的大嫂，把我從頭到腳打了一頓，我也死命地舉起雙腳來踢他反抗。最後他也氣沖沖地走了。

我被這一激，更瘋狂了，大吼大叫又大哭大罵，沒有辦法控制自己。這時一旁的小嬸嚇壞了，趕快撥電話給先生，當時先生正好出去，等他回來看到電話號碼顯示，就知道不好了，我一定又出狀況。他趕快騎摩托車回中壢婆家，那時已下午4、5點了。婆婆悄悄暗示先生帶我去看醫生，我打死也不要。先生說只是帶我出去散散心，我才坐上他的摩托車。先生把我帶到公園，聽我訴說，然後又帶我到處晃，其實還是想把我帶到醫院。快騎到醫院了，我見不對，馬上跳下摩托車，跑到馬路中間，想一頭撞死算了。這舉動把先生嚇壞了，趕緊把我拉上車，說不會去醫院了。

我那時心裡充滿了恨，恨公公，恨小叔，不想再回到婆家，便跟先生說要回板橋。在回板橋的路上，我請先生去買一些香，因我要燒給好兄弟，好叫牠們去找小叔、公公，替我報仇。回到板橋，已經晚上11點，我堅持要先生把香插上，擺上祭物燒給好兄弟，這樣我才安靜下來。其實我們家並沒拜拜的習慣，我也是看別人這樣，才知道還有好兄弟這回事。那時的我已經被魔鬼控制了，心中充滿了恨，也充滿了害怕。我不敢一個人獨自待在家中，我有兩個最怕的時段，一個是下午2、3點，一個是晚上7、8點，這期間一定要先生陪，不然我就會抓狂，發作到把所有體力耗盡為止。

直到有一天，陳老師來我們店裡辦一些住院理賠的事，她是一位保險業務員，也是基督徒。我在房間裡聽到她的聲音，爬到房門口叫她：「陳老師，救救我吧！」她看見

我，嚇了一跳，問我怎麼變成這樣。我告訴她，我心裡充滿了恨，又告訴她，我好像看見了地獄，看見了死亡。她要我不要恨，並幫我做悟性禱告。她講什麼，我已經記不起來了，只覺得那些話都好有力量，因為那些都是神的話啊！

立時，我覺得病好像好了，心裡好像也沒有那麼怨恨了。好奇妙啊！那時的我，好渴望看到聖經，它到底長什麼樣子，裡面到底寫些什麼，為什麼裡面的話讓我聽起來感到無比舒服！於是，我問陳老師可不可以拿一本聖經給我看。陳老師便答應在她下次來的時候，會拿聖經給我。

耶穌說：我就是生命的糧。到我這裡來的，必定不餓；信我的，永遠不渴（約六35）。

於是，我盼望著陳老師的再次來到，可是她遲遲沒來。這時，我想起以前來店裡的那位客人，她星期六都會去教會，中午時會回來休息一下，來我們店裡吃東西。正好第二天是星期六，於是星期六中午時候，我就坐在外面椅子上等她，看她會不會來吃午餐。果真，我看到她來了，我真的好高興！當我跟她說想去教會，可以帶我一起去嗎？她聽了，也很高興，說她1點半的時候，會過來找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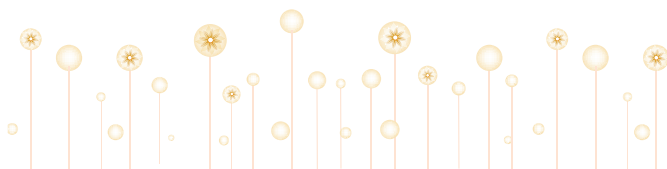
我記得那天是2003年5月30日，就這樣我第一次來到了教會。這位姊妹就是新埔教會的曾源英姊妹。很感謝神，神帶領我第一次去的教會就是真耶穌教會。在前去的路上，她跟我說真耶穌教會很多人靈修都很

好，他們禱告的聲音很大，要我不要怕。那時的我，一心只想到教會找得救的方法，因為我知道只有這條路可走，只有這樣，我才可以正常，才不會再回到可怕的過去。為了這一點，我什麼都不怕。

來到教會，雖然當時的道理講了什麼，我已經記不清了，卻使我更渴望讀聖經，因為我太想知道聖經的奧秘了。曾姊妹把她的聖經借給我，後來又買了一本聖經送我。拿到了聖經，我如飢似渴的，沒日沒夜地看起來。因為曾姊妹建議先從新約看起，於是我拿了一本筆記本，一邊看，一邊記，看到感動的地方，我都會記下來！

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《路加福音》第六章27-28節：「你們的仇敵，要愛他！恨你們的，要待他好！咒詛你們的，要為他祝福！凌辱你們的，要為他禱告！」以及41節：「為甚麼看見你弟兄眼中有刺，卻不想自己眼中有樑木呢？」感謝神，現在我已經完全不再記恨小叔、公公，也能夠平靜面對他們，像什麼都沒發生過一樣。

慢慢的，曾姊妹會跟我講一些聖靈、洗禮的道理，若要進天國，不但要得聖靈，還要受洗。於是我渴望得到聖靈，也盼望能夠受洗。就這樣到教會二、三次以後，有一次在家裡禱告，我又跟主耶穌求聖靈，憑著單純的信心，主耶穌賜給了我；但當時我並不確定那是聖靈。



後來因為去教會太過頻繁，先生不太高興了。原本他認為只要我去教會能夠把病治好，並不反對，但現在又怕我太沉迷，栽進去拔不出來，再一次生病就可怕了。我跟先生說，只有來教會，信靠真神耶穌，我才不會再回到可怕的過去，你也要跟我一起去教會信耶穌。當時初信的我太天真了，以為把這福音傳給他，叫他來相信他就會相信，沒想到引發了很大的爭執，先生與我發生激烈的爭吵。我便跟他說，好了，我剛讀聖經，知道的道理不多，我請傳道來跟你講好了。他回說，好啊，叫你們傳道有心理準備，不要被我辯倒了。我心想，怎麼可能。於是星期六聚會休息時，我便邀請謝宏駿傳道來傳福音給先生聽。

星期三上午11點左右，謝傳道跟幾位弟兄姊妹一起到來，先生也很有禮貌的招呼。傳道翻了很多聖經章節唸給先生聽，先生沒有出言反駁，但那只是出於禮貌，其實並沒有聽進去。後來他跟傳道說，因為我禱告的時候會發出奇怪的聲音，他怕被別人聽到，讓人家誤會。傳道聽了，便問我：「孫霞，妳得到聖靈了，怎麼沒有跟我講！」我說我並不確定啊！傳道便說：「下星期六是月佈道，妳到前面來禱告，我幫妳鑑定一下。」

感謝神，經傳道鑑定確實得到了聖靈。謝傳道勉勵我說，我們先改變自己，把自己的好行為做出來，別人看見我們的好行為，自然就不會反對了。要學會以柔克剛，靈巧像蛇，馴良像鴿子。這些話我牢牢的記在心裡。因為先生的因素，加上自己身體已恢復健康，便開始幫先生做早餐，所以能聚會的

時間只有星期六下午了；但我一直渴望著有個完整的安息日聚會。

隨著時間的腳步，秋季靈恩佈道會愈來愈接近了。提早一個月以前，我就開始給先生「打預防針」，跟他說佈道會那幾個晚上我要去聚會，因為那些道理是講給慕道朋友聽的，而且這次我要受洗。先生聽了，並沒有表示甚麼。我心想，這樣應該是同意了。於是佈道會到來的第一天星期二晚上，我便帶著孩子們去聚會。因為我們家離教會有點遠，聚會完後聊一下天，吃一些點心，走回來上床睡覺時，已經快11點了。

那時先生已睡了，我叫孩子們不要吵，悄悄的躺下，但其實先生都知道。那一天晚上，腦海裡一直是禱告、唱詩的聲音，翻來覆去也沒有睡著。等到快睡著的時候，已經三、四點了。沒多久，就聽見先生開始做早餐的聲音，我趕快爬起來，但已有些偏晚了。只見先生臭著一張臉，我知道他生氣了，不敢講話，怕他更氣上加氣。

等到較少客人的時間，他終於忍不住爆發出來，講了一些很難聽、很傷人的話，我聽了，眼淚忍不住掉下來，但我都沒有還嘴。我知道，頂撞下去的結果更糟，只希望他的怒氣能趕快消了，不想為此導致我不能參加受洗。我心裡默禱著，主啊，我的情形妳都知道，我是那麼渴望去教會，渴望受洗，但因為先生的原因，這幾個晚上我沒有辦法去了，請妳原諒我，等到星期六、日我再。腦子裡一直想著傳道說的一句話，「我們要靈巧像蛇，馴良像鴿子」。

於是接下來的幾天，我都很平靜，也沒有提去教會的事，但心裡一直禱告：神啊！求祢讓先生不要反對，不要阻擋我星期六去受洗。這幾天，曾姊妹都有來看我，並帶來一些教會的信息。星期五上午，她把受洗報名表帶給我，要我填一填。我不知道這報名表要提早交給職務會審核，因此想著星期六去教會時再交給傳道就好了。直到星期五晚上，已經上床休息了，大約十點半，突然接到謝傳道的電話，問我這次要受洗嗎？報名表填了嗎？才知道星期六就來不及了。於是傳道要我去便利商店把報名表先傳真過來，因現在職務會正在討論。

大約11點左右，傳道打電話告知我的受洗審核通過了，要我明天早一點到教會。我一聽，哇，上午?!我還要幫先生做早餐啊！我那時早上都沒有去聚會，下午才有過去。我又問最晚可以幾點到？傳道回說最好不要超過11點。我說這樣很趕，我12點以前儘量到。因那時先生開店到下午1、2點才打烊。講完電話，先生也被吵醒了，問我是誰打的電話？我說，是傳道，跟我說一些明天受洗的事情。先生說，你們傳道是怎麼回事？這麼晚了還在打電話，不知道人家已經睡了嗎？我不說話，還好先生沒有說不讓我受洗。感謝主！

第二天早上，我準時起床幫忙先生做早餐，早上生意很好，大約10點40分左右客人漸漸少了，我心裡默禱：神啊！我現在要跟先生講提早出門去教會的事，求祢讓他能夠同意。感謝神，我原本想說用走路的，不敢坐計程車，怕先生生氣。沒想到，先生竟然

說坐計程車去。主啊！感謝祢，如果沒有祢的幫助，又怎麼可能那麼順利去教會呢！因主是垂聽禱告的神，喜悅祂的小羊早日歸入祂的名下。

那天上午，我不到11點就到教會。傳道看見我，嚇了一跳，說：「妳不是12點才能過來嗎？而且還很勉強。」我說感謝神，是神的安排。傳道說：「我昨晚跟今天早上，禱告時都在為妳的事情禱告，我跟神說，主啊，祢可不可以叫孫霞他們店的生意早上都很好，客人一直來，到後半段就淡下來。我正想問妳，是不是這樣？」我說，真的是這樣。傳道說，這又是一個很好的見證。就這樣，在2003年9月20日，我接受了洗禮，成為一位真正的基督徒。這就是我從一個不認識神的無神論者，在生命盡頭蒙神拯救、醫治，進而成為神兒女的見證。（待續）✂

